|  |
| --- |
| **发言内容：**  **平等**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关于平等的话题就没有停止过。尽管当今社会人们一直提倡人人平等，但显然社会无形中切实存在着不同的等级，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成长环境的人所处的立场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并不是完全平等地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孟德斯鸠在谈到平等时说“人人享有同样的幸福和好处，享有同样的愉悦，怀有同样的希望”、 “对平等的爱使得人们只有一种雄心、一个愿望，只追求一种幸福，那就是在为国家服务这一点上超过其他公民”，即是说在待遇上每个人平等地受国家的恩惠，因而平等地享有同样的精神状态，平等地拥有同样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平等地享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义务。他所说的平等是建立在人人财富均等，欢乐均等的基础上，如果有人滥用多余财富带来的权力以谋求一己私利，如果有人单独享受过多财富带来的欢乐，占有欲占据主导地位，奢侈侵蚀人心，美德不复存在，不平等现象就诞生了。因此他认为唯有爱节俭，每个人才能只关心自己所必需的，财富才能达到平等。这在当今社会还是有很大启示意义的，古话有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财富的平等借助俭朴得以保持，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过俭朴的生活，不向国家或他人索取生活必需以外的东西，财富分配可能就不会那么不均匀。  为了实现平等，孟德斯鸠着重强调了“制定法规”的作用：“为了确立平等，就必须制定法规，用以制约陪嫁、捐赠、继承和遗嘱以及一切契约方式。”此外，他在《论法的精神》第五章第五节中谈到：“实实在在的平等虽然是民主国家的灵魂，但是。确立这种平等绝非易事，所以，在这方面的要求不宜一丝不苟。只需确定一项能把贫富差别缩小或固定在某一程度的分级制度就可以了。然后借助专项法律向富人征税，同时减轻穷人的负担，从而消除不平等。”然而，他为了消除不平等已经无形中把人分成了各个等级，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按理说真正的平等应该是没有阶级的存在，所有人在各方面都应该被同等对待，没有任何偏见的存在。事实是，人们精神中无形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平等一词在法律中屡次被提到，但是法律所说的平等大多是人权的平等及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关于财富水平、社会地位和所受待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平等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关于怎样才能实现各方面平等的说明。只要人类社会无形的枷锁还在，人们心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偏见和阶级观念还存在，仅凭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完全全的平等依然无法实现。  为了讨论怎样才能实现平等，让我们不妨设想下面一种情形：假设在一种平等的最初状态，假设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将身处何处，假设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阶层、性别、职业、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优缺点，家庭背景如何，受教育背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的是什么，所有人都是在一个同等的状态下做出选择，那么我们会选择确立怎样的社会原则去遵守，选择怎样的社会契约去履行？如果我们在最开始原始的状态选择一个合适的原则去遵守以达到尽可能的平等，那么这种原则对实现当今社会的平等也有启迪作用。  假设我们在最原始的平等状态，我们会选择怎样的原则来防止日后可能出现的不平等？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机会平等，从孩童时期抓起，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样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或多或少预测谁将赢得这场比赛——那些天赋较高、家庭环境较好的人，那么我们不妨再假设一种极端的平等，所有人天赋、才能、财富和收入都相同，难道这不就是我们所一直心心念念的平等吗？极端的平等一定是好事吗，我看未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当人们丢弃了平等精神，转而崇尚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与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时，民主政体的原则就腐化了，风华不再，热爱秩序之心不再，美德不再”，极端的平等导致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时事事必亲历亲为，人人代替原来的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责，人人都是官吏、法官、父亲或者任何想扮演的角色，没有谁服从谁，人人都发号施令，这样一种极端平等的政体最终会走向腐化灭亡。他认为真正的平等精神不是人人发号施令，也不是人人俯首听命，而是服从于我们平等的人，领导与我们平等的人。当然，孟德斯鸠这里所说的平等主要还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等，至于其它方面的极端平等，不妨举一个例子。《哈里森·伯杰龙》是一片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大概意思是2081年人人平等，没有人比别人更聪明，更漂亮，更强壮……那些超过正常智商水平的公民需要在耳内戴上一个微型智能障碍收音机，每隔20秒钟，一个政府发射台就会发送一种尖锐的噪声以阻止他们“不公平地利用大脑”，一个异乎寻常聪明英俊的小男孩哈里森·伯杰龙不得不背负比大多数人更重的障碍，有一天他脱去了障碍物，英勇地反抗平等主义专制的行为……这篇科幻小说引起了我对极端平等的思考，如果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从财富、收入到天赋才能到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都完全平等，完全一样，这个社会中的人真能如孟德斯鸠所说，只一心为国家奉献，或追求个人荣誉，享有同样的幸福和好处？这个社会中的人不会有人站出来反抗，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非常满意？这个社会真是一个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社会？极端平等带来的社会状态真的会是最理想最有利益的吗，我不这么认为。  退一步想，如果小小的不平等存在，比如如果给医生的工资高于服务员的工资可以为穷人增加医疗机会，如果比尔盖茨用巨资创办经营的微软能给更多不那么富有的人们带来便利，即如果当社会和经济在某一方面的不平等能给社会较不利者带来更多利益，这种不平等显然是可以存在的。如果我们允许差异的存在，表面上看，才能、天赋、财产、社会地位的分配并不均等公平，但是如果我们给那些有优势的人加以约束、设置障碍，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我们要鼓励那些受到宠爱、有天赋有优势的人们发展锻炼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要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取得的成就应该与处于劣势的人民共同分享。举个例子，那些在天赋上占优势的人，不能仅因自己天分高独自受益，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自己谋取利益，更要通过帮助那些稍处于劣势的人们抵消天资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些占有较多财产的富人，也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财富资源为穷人提供更好的福利，乃至为全人类提供更多便利。尽管差异的存在不保证每个人收入和财富、才能都平等，但从整体的层面上来看，优势方具有的优势作为公共资产和弱势方共享，其实没有人比其他人在社会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地位，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总资产，优势方和弱势方同等享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幸的是，上面所说允许差异存在的小范围不平等是建立在占有优势一方愿意将自己的贡献与另一方共享的前提上，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富人过着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的生活，贪官滥用权力事件屡见不鲜，而处于温饱线之下的贫困人民却过着没有保障、水深火热的生活，差异存在所造成的不平等并没有成为促进更高层面上平等的动力。如果那些有才能、有财富的人，只有在有利于不如他们有优势的人时才能获得好处，那么如果他们决定更少地工作，或在一开始就不发展他们的技能，会怎样？又或者他们专注于享受自己艰辛努力带来的奖励，不愿意与弱的一方共享，这些努力的成果就应该和没有付出同等努力的一方共享？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我们的成就与那些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的各种才能天赋密切相关，允许差异的存在就注定了有人与生俱来的才能（智商）比他人高，这些人未必能容忍与他人平等共享成就。有差异存在的不平等虽然也存在一定问题，但至少基本符合当今社会的状况。  总而言之，我认为极端平等不可取，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把不平等现象最大限度的降低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孟德斯鸠想必认识到了绝对平等的不易和害处，提出了“只需确定一项能把贫富差别缩小或固定在某一程度的分级制度就可以了。”要想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一方面，如孟德斯鸠所说，制定相关法规，明确平等的概念，通过法律指导人们走向平等，另一方面，平等的观念需要深入人心，处于优势阶级的人应有大度的胸怀，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奉献分享，而处于弱势阶级的人不能一味嫉妒羡慕高阶级的人，发奋图强努力减少与高阶级人的差距才是实现平等的保障。  上面所说的是人与人的平等，我下面想说的是人与机器的平等。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信息技术产业浪潮席卷全球，机器人、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等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工人劳动被机械化生产取代，虽然现在机器还只是取代部分人的体力劳动，但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使机器可以通过训练学习到固有的模式和算法，模拟人脑活动，国际象棋大师就曾经被IBM更深的蓝打败。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高度，机器变得真正具有人的智能，拥有人的思维模式，那么人类的脑力劳动也有可能被机器所取代。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matrix（一个机器系统）控制了人类，大部分人都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生活在matrix创造的虚拟梦境中，为matrix升级自身系统提供脑力资源，人完全成了机器的奴隶，少部分觉醒的人类展开了与matrix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电影中像这样的场景不胜其数，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仅在银幕上上映的故事，如果人工智能当真发展到了巅峰，机器有可能与人类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方面平等，机器可以平等地与人类竞争，机器与人类平起平坐，人类甚至可能被机器消灭。虽然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不切实际，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可能性的存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如何保证机器在最大程度上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不学习到最关键的人类思维活动，如何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抵制，如何解决这其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然，不排除人工智能与人类平起平坐，携手共创更好的世界，但是在现今环境下，人工智能发展是饱受争议的，谁也不希望机器成为比人更高的智能存在物后随意压榨人类，引起新的不平等现象。  平等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不知还会持续多久，我们能做的有限，在不平等的状态下如何达到精神富足的状态，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是我们应该真正深入思考的。 |